

海伦·范斯里克著



三姐妹与 陌生人

1712.45

78643

海伦·范斯里克著

三姐妹与 陌生人

陈良廷 刘文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Helen Van Slyke
SISTERS AND STRANGERS

本书根据 Popular Library, New York 1978 年版译出

三姐妹与陌生入

【美】海伦·范斯里克 著

陈良廷 刘文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309,600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7-5327-1013-0/I·540

定价: 4.60 元

女强人——作家

海伦·范斯里克

对我国读者来说，海伦·范斯里克还是一个陌生名字，但在国际文坛上，她早已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美国通俗小说家了。她在1919年生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父亲名叫弗雷德里克·海伦，母亲名叫伦诺尔·西格尔·沃格特。在当地受完高等教育后，1938年她任《华盛顿金星报》时装版编辑，工作六年，1943年离职。1945年任《魅力》杂志美容专栏编辑。1946年嫁给威廉·伍德华德·范斯里克，1952年离婚。1955年升任《魅力》杂志主任，1960年离职去纽约市。1961—1963年任诺尔曼—克雷格—科梅尔广告公司副总裁兼创作部主任。1963—1968年任纽约市基尼斯公司总裁，1968—1972年任海伦娜—罗宾斯坦公司副总裁，指导创作活动，曾荣获当今妇女奖，为纽约市企业界有名的女强人。可以说三十五年来她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只是在婚姻上受过挫折，而不愿再套上婚姻枷锁，影响事业而已。谁知在七十年代初，她竟萌发了写作兴趣，开始写起小说来了，题材就是她的亲身经历，人物都是她熟悉的，故事也都是她的身边琐事，所以写来得心应手。说来也巧，这部小说脱稿后，一下子就在1971年问世，书名《富人与好人》(The Rich

and The Righteous)。此书深受读者欢迎,迭获好评,成为畅销小说。于是她毅然抛弃高级职位和优厚薪金,决心当个专业作家。成名后,她对新闻界说过:“我活到五十多岁方始半路出家,改行写小说。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道当时哪儿来的胆量,竟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幸亏我终于如愿以偿,名利双收!我擅长围绕当代题材铺展故事,如孀居生活,母女关系,不同种族间的通婚等等。按行当和爱好来说,我是个讲故事的。我想读者看写实的言情小说就爱看到他们忘不了并且认得出来的人物,我取得成功的秘诀就是满足读者这一需要。”

正因为海伦·范斯里克掌握读者心理,所以她的作品《永远不是天长地久》(Always Is Not Forever, 1977)曾被译成十国文字出版,《登峰造极》(The Best Place To Be, 1976)被改编成电视剧,《三姐妹与陌生人》(1978)及《相亲相爱》(No Love Lost, 1980)一再名列畅销小说排行榜。

她的写作态度十分严谨,很有规律,一天写作五小时,每周工作六天,一部长篇小说通常需七八个月才能脱稿。完稿后,她一般要花两个月的时间忙于筹备出版,四处旅行,讲演,在宣传媒介中亮相,自我介绍推销,直到出书后,她才如释重负,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休息、看书、娱乐和思索,并为下一部作品作准备。她以每年完成一部作品的速度,在九年中共写作了十部长篇小说。除上述几部之外,还有《来客必须通报》(All Visitors Must Be Announced),《心儿在倾听》(The Heart Listens),《大好人》(The Best People),《祸兮福兮》(The Mixed Blessing)和《一个少

不了的女人》(A Necessary Woman)等。这些作品在七十年代已行销七八百万册,在国外被译成十四国文字出版。

1979年,正当她满怀旺盛的创作热情投入新著《笑声泪痕》(Public Smiles, Private Tears)的初稿工作时,不幸于7月3日突然逝世,终年六十岁,而作品仅完成一半。小说家詹姆斯·埃尔华德 (James Elward, 《明天属于我》、《哈利路亚》作者)读到遗稿,深感这是海伦一生中最精彩的作品,当即自告奋勇,根据海伦的一贯文风和创作意图,续写成书,于1980年出版。妙的是这部作品同她的作品一样吸引她的读者——这对一个受到千百万读者喜爱的作家的英灵也算是莫大的安慰了。

正如海伦·范斯里克自己所说,她撰写这些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主要是面向女读者,当然也不排斥少数男读者。因此,她的小说总是写女人的故事,写她们的爱与恨,希望与幻灭,成功与失败,悲欢离合,命运的转变。

在《一个少不了的女人》里,职业妇女玛丽结婚十五年,生活始终平静无波,一天她侥幸赢得一张免费游览南太平洋的奖券,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离开旧金山,踏上旅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期间,她回顾了自己走过的道路,才发现自己并不爱丈夫,对他只是怜悯而已。旅途中,她结识了游客克里斯多佛,而他正是她梦寐以求的男人,可是她的良心不准她爱他。伴她旅行的外甥女琪恩思想开放,敢说敢做,迫使她正视自己的情感。但等她从充满异国情调的巴厘岛、香港、中国远游归国,便将作出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是维持貌合神离的婚姻,还是嫁给她真正倾心的男人。

这部小说实际上写了两代女人，一个是三十八岁的玛丽，一个是二十一岁的琪恩。她们生活在一个各自寻找幸福的世界里，但毕竟生活的时代不同，价值观不同，在如何忠于自己的女性本色这一问题上，解决办法也截然不同，这是海伦·范斯里克小说的典型故事。在《相亲相爱》中也是如此。那部小说时间跨度更大，写了三个妇女从二十年代经济危机开始，直到七十年代这五十年中对飘忽不定的幸福的探求。而在《笑声泪痕》中，她依然探索着这一主题。贝芙莉在上流社会中平步青云，事业也蒸蒸日上，可是她的私生活却不尽人意，婚姻不顺遂，私情又未能满足，使她感到作为一个女人总是有所欠缺。她虽使尽浑身解数，爬到成功的顶峰，但仍不断在寻求爱情。明眼人不难看出，贝芙莉实际上是海伦·范斯里克的自画像。她凭自己在这个花花世界里的切身经验，讲述了她所熟悉的人物的故事。在贝芙莉身边还有三个同一代的女人，她们发现自己所处世界的传统准则已经行不通。罗思还是墨守成规，玛丽安却处处违反清规戒律，而西尔薇亚则自己创立一套规章。光有女人没有男人可唱不成戏。三个女人的身边当然离不开男人，有爱慕她们的，有利用她们的，也有伤害她们甚至抛弃她们的，这就平添了不少有声有色有情有节的故事。

《三姐妹与陌生人》就是用她一贯擅长的笔法，描写当今美国社会中三代妇女的形象，但着重刻画了中年一代三个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姐妹的感情和心态。她们虽然从小在一起长大，走的道路却大相径庭，各有各的天地，从不往来。在金秋的十月里，她们终于回到离开多年的故乡丹佛，一起欢度父亲山姆和母亲劳拉的金婚纪念。她们回到

只存在于记忆中的娘家，回到了少女时代初恋的梦幻世界里，不料她们发觉彼此隔膜和疏远得如同陌生人，然而她们的姐妹之情和多舛的命运仍是紧密相连的。五十岁的大姐佛兰西丝一贯生活放荡，追求享乐，早年跟一个演员私奔后，离过三次婚，活跃于法国巴黎上流社交界中，是黄色报刊的花边新闻人物。这次回来，先勾搭上一个饭店招待，后来又遇到当年情人伯兹，就此旧情复炽，经常幽会。伯兹给迷得打算抛弃结婚多年的妻子陶乐珊，同她远走天涯。陶乐珊为了阻止丈夫的负心举动，不惜付出生命代价。二姐爱丽思秉性懦弱，早年同青梅竹马的男友杰克私订终身，怀了孕后，杰克又背誓不肯与她结婚。为了遮丑，父母把她送往波士顿姨妈家，在当地悄悄生下孩子，送给外人领养。不久嫁给律师斯宾塞，生了一儿一女。斯宾塞原来就是一个虐待狂，得悉她的隐私，更把她视为出气筒，屡加凌辱殴打。她却始终有种负疚心情，认为自己活该受到惩罚，逆来顺受了三十年。这次回到娘家，私生子约翰为了寻根，竟千里迢迢找上门来。对她来说，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因为她终于和失散多年的头生子相会，减轻了内疚，而且可以趁此挣脱斯宾塞的樊笼，同丧偶不久的杰克重新结合。不料杰克并不真心爱她。她深感前途茫茫，独自徘徊公园，不幸遇到歹徒，惨遭奸污杀害。小妹芭芭拉四十岁，富有事业心和创业精神，自命生活方式“解放”，早年离家，闯到华盛顿工作，和国会议员查尔斯热恋多年，秘密同居。查尔斯原是有妇之夫，还有两个孩子。在查尔斯入选内阁前夕，他太太安德丽亚趁机借总统候选人开的条件，写信要求她同他一刀两断，以免因桃色新闻而影响查尔斯的仕途。她被迫作出了痛苦

的抉择，而一向官迷心窍的查尔斯却出人意料地作出了另一种抉择，让读者看到了皆大欢喜的结局。三姐妹在恋爱和婚姻方面虽然态度和遭遇不尽相同，但都与父母心目中的道德准则格格不入，在老一辈眼里这些都是不能容忍的伤风败俗行为。他们忘不了当初大女儿私奔，二女儿未婚先孕给他们带来的耻辱，如今当然也不能原谅大女儿生活腐化，到处寻欢作乐，甚至想跟当年的男友远走高飞，破坏人家的美满家庭。同样，也不能原谅二女儿贸然抛开家庭，跟早年害她败坏门风的情人重归于好。甚至，也不能原谅小女儿多年做人家的情妇，或让人家离了婚来跟她结婚。这些都违反了他们一生奉行的道德准则。他们是安分守己的一代，结婚五十年如一日，彼此虽有小矛盾，但能互谅互让，恩爱不减。山姆原是电话公司的会计主任，退休八年，一晃已七十三岁，整天无所用心；劳拉贤惠善良，辛勤操劳了一辈子。他们但求继续过平静安稳的日子。在他们庆祝金婚期间，家里闹闹哄哄，虽有阖家团圆的欢乐，也有不少令人烦心的风波。好不容易挨到席散人去，家里又剩下相依为命的老两口子，过着单调刻板的日子。相敬如宾的老两口子满怀希望地憧憬迎接钻石婚的来到。

海伦·范斯里克这部小说是在七十年代美国女权运动日益高涨，老年人问题日趋尖锐，代沟问题更加严重的时代背景下问世的。她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致入微的笔调，生动地刻画女性和老年人的心理活动，有好些章节，运用意识流手法，绘声绘影，活灵活现，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些故事虽然看似生活琐事，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思索，读后回味无穷，也许这正是她作品畅销不衰，深受欢迎的原因

吧。

本书根据美国CBS公司 1978 年版的《通俗文库》译出，
希望这个译本在我国同样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陈良廷

1989年8月

第 一 章

十月里，那天拂晓前，劳拉在黑暗中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再过两天她就要庆祝自己和山姆^①·多尔顿结婚五十周年了。

五十周年。半个世纪呢。跟这一个男人过了五十年。也许她该就此在宴会上发表一篇讲话吧。

“五十年前，我们给这社区带来一桩婚事，这婚事产生于习俗，孕育于独处的单调生活之中，奉行一切婚姻都是受束缚和不平等的这一原则。”^②

她想到这么说后，大家会怎么瞧着她，不由微微一笑。山姆会以为她神经错乱了。她的几个女儿会大吃一惊。不。芭芭拉和爱丽思会大吃一惊。佛兰西丝也许会觉得这很可笑。亲戚不会理解。朋友会觉得尴尬，就像她当众脱光衣服一样。

偏偏山姆心里最明白底细。有时候她觉得自己真要发疯了。循规蹈矩的劳拉·多尔顿，贤惠的妻子和主妇，教会的中坚，曾任东星学校女舍监，三个孩子的母亲，家门迭遭不幸，始终未被压垮，五十年来一贯维护家庭和睦，信守爱情忠贞。她严肃地对自己说，谢天谢地，我什么都有了。一幢花钱买的房子。身体健康。身旁有个可靠而节俭的丈夫在打呼噜。我七十岁了，不过眼下在我看来，这把年纪倒

不像我小时候看来那样“老”。

那我为什么净在念叨自己的福份，仿佛每念叨一遍就能消一份灾^①呢？我为什么感到这么心犹未甘，走投无路？我的孩子都成了女人啦。甚至已不是少妇了。将近三十年来她们还是头一回安睡在一座房子里呢。我操心的日子应该过去了。当时叫人那么伤心的一切事情都早已过去。我和山姆一起挺过来了。不，其实并不是一起挺过来的。我们各受各的罪，外表却装出另一副样子。都是爱丽思和佛兰西丝碰到的那些麻烦事。连芭芭拉离开家也是对父母的一种责备，虽然这不是她本意。不过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伤口已经愈合。可到底愈合了吗？我们每个人对万不得已的事都作了让步吗？我不知道。我再也不了解我的孩子了。也不了解我的丈夫。也不了解我自己。也许我从来就没了解过。将来也不会了解。

我只知道，从各方面考虑起来，我的生活已经很圆满了。婚姻也美满。

我成为丹佛^④的塞缪尔·多尔顿太太以来，到后天，就要度过一万八千两百五十天了，我要以接受大家对我的祝贺来证明这点。

山姆动了一下。“几点了？”

① 山姆是塞缪尔的爱称。

② 这段话是模仿美国总统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中的第一句。这一演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演说之一，在美国家喻户晓。

③ 英美有一种古老的迷信，认为过早夸口后，必须敲敲或摸摸木头才可避免灾祸，一直走运，此处指劳拉迷信，以为自己每夸一件就像敲一下木头，能够消灾。

④ 丹佛是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位于该州中北部，落基山脉南麓。

“六点半。”

他咕哝着，在双人床上坐起身来，惹人心烦地搔着头。五十年来她看见他这副模样就讨厌。他干吗每天早晨都要先搔头皮呢？是要弄清楚他那头如今白得非常神气的浓密银发在睡觉时没有突然掉光吗？劳拉想到她反感的竟是这么一件可笑的小事，不由莞尔一笑。然而婚姻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对做男人的又爱又恨，爱他那么多大处，又恨他那么多小节。

“你干吗一醒来就老是搔头皮呀？”这么多早晨都过来了，她不知自己怎么会脱口说出这话的。

“什么？”

“五十年来，你醒来就问我几点了，接着就搔头皮。”

他望着她，只当她疯了似的。“你说些什么呀？你说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明白。”

“我知道，亲爱的。我只是偶然想起我们俩都有一些可笑的小小习惯，年年不变。”她对他微微一笑。“我倒想知道我有什么事惹你心烦的，山姆？”

他爬下床，把腰部的睡衣往上一拉。

“还有这件事，”劳拉说。“你老是那么拉睡衣。我每天早上有没有这等事情呢？”

他刚往卧室门口走去，扭过头来看了她一眼。“这我可从来没想过。不知道今天早上你是怎么啦，劳拉。听起来都不像你了。”

她靠着床坐起身来，那件假网眼的粉红色尼龙睡袍把肩头谨慎地遮住了。近来，肩膀和胳膊一样，还是都别露出来为妙。从前她多么以自己的肩膀、胳膊和没有皱纹的长

脖子为荣啊。可如今不行了。我可能没感到自己上了年纪，劳拉想道，不过镜子有时候倒提醒了我。是啊，今天早晨她说的话听起来都不像她自己了。这点山姆说得对。她也觉得不像自己。看来是知道金婚纪念就在眼前吧。要不就是因为女儿都回来了，今后这几天就要忙得不可开交。山姆听她说他的老习惯，真当她疯了。说不定这话他也说对了。他没回答她的问题。她一定也有些惹他生气的习惯。说不定没有。说不定他从来就没注意这种事。

“对不起，”她说。“我只是说说废话罢了。如果你要先上浴室，最好现在就去。”

山姆摇摇头，走了出去。这又是老一套动作。每当有什么事叫他想不明白，他就摆出那种半似恼火，半似冷漠的姿态。他微微摇头，这明明是在说，“我永远也不理解女人。”或者，对这方面的事不理解，什么目前的政治啊、性道德态度啊、纳税啊、电话公司里那个顶替他职务的“混小子”丹佛·布朗科斯的手法啊。一大串事都不可理解。他不想理解的事多着呢。他心地善良。是个好人。可是他不肯妥协，而且脾气变得越来越死硬，兴趣也越来越狭窄，对变化中的世界越来越不能容忍。退休八年以来他变老了。才七十三岁，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做人目的，没有抱负，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的人。劳拉不止成百次的想，山姆这样的人退休了可没好处。靠山姆的退休金，我们穷得都没法旅行了，而且手头拮据，要搬出这所阴郁沉闷的老房子，到风和日丽的“阳光地带^①社区”去交些新朋友也不成，再说相处

① 指美国南部、西南部和西部各州，那里阳光充足，经济发展快。

了五十年，彼此早腻味了，就连想交交心都办不到。

不过我们从来也没交过心。这一点以前倒好像没想到。我们谈过，争论过，亲热过，但我们从没见过同一调子的话。在孩子们从小到大的时候就没说过。在她们需要我们应予有力的支持和安慰的时候也没说过。如果爱丽思出事的时候，山姆不是那种一本正经的家长就好了。如果我早就发觉佛兰西丝的坐立不安就好了。如果我们俩都给芭芭拉对政治的兴趣泼泼冷水就好了。如果我们早年开扩过眼界，有股出去见见世面的闯劲就好了，哪怕把我们朋友的圈子扩大一点也好，要不，如果早养成些嗜好来打发晚年这段时光也行啊。

这如果两字现在想也没用了。这些日子以来，叫她心烦的念头多荒唐啊。我有个人谈谈就好了。我就可以谈谈我的这些“如果”。但没人可谈。就连孩子也找不到。我不了解我的女儿。我对她们的思维方式，甚至生活方式都了解甚少。甚至不知道她们日子过得是快活还是痛苦，她们是爱我们还是恨我们，她们上这儿来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尽儿女本分。

我到底怎么啦？

她看着光线慢慢透过窗户。又是一天到了。由于要准备宴会，今天尤其令人激动。不过这仅仅是一成不变的生活里一次短暂的休息而已。很快就会过去，而且不出一星期，她的女儿就都会离去，意料中的生活方式又会卷土重来。

她大大叹了口气。

这一切似乎都没什么意思。

佛兰西丝睁开眼就感到昔日常有的那股焦虑心情在等着她。她每天早上迎面碰上的就是这种模模糊糊，令人厌恶的感觉。老是这样。她刚一清醒过来时，就充满了茫然的恐惧，她私下称这种令人窒息的沮丧情绪为“不安全感阴影”。每一天她都担心不已，同时又生怕这天可能是她的末日。她什么都试过——从镇静剂到静坐沉思^①都没用。即使换个地方也不管用。丹佛也好，多维尔^②也好，忧虑可不分国界。她在娘家自己的老房间里一觉醒来时，和她在世界上任何一所公寓、旅馆套房、大别墅或庄园里醒来时一样害怕。她为什么以为这儿会不一样呢？我可没什么不一样，她想。我仍然是佛兰西丝·多尔顿·米尔斯·斯坦顿·德·圣德普雷。多尔顿—德普雷夫人。社会名流。离过三次婚。年纪不饶人，直叩五十大关了。饱经沧桑，情场失意。浪女回来庆祝山姆·多尔顿夫妇的金婚纪念了。她回到了约三十年前离开的床上。肉体是回来了，但灵魂没回来。要是她有灵魂的话，灵魂正在别的地方。

屋里一片寂静。爱丽思朝另外那张对床看了一眼。刚醒来这会儿，她有点以为会看见斯宾塞，但看到的却是她妹妹安睡的身影。尽管芭芭拉四十岁了，看来仍然像个年轻姑娘，爱丽思想道。睡在隔壁她自己房里的佛兰^③，是个做

① 静坐沉思是类似坐禅的一种修身活动，由印度的马·马·瑜伽在美国传授，能减少氧气消耗，降低心率，从而产生一种不同于睡眠的精神松弛状态。七十年代在美国盛行一时。

② 多维尔是法国北部英吉利海峡边一个海滨疗养胜地。

③ 佛兰是佛兰西丝的爱称。

过巧妙面部整容的四十九岁女人。我比她小一岁，看上去反而老得能做她们的母亲。尤其是在这种叫人真相毕露的半明半暗中。

当然，这话并不是真的。如果人家不知道爱丽思·多尔顿·温特斯有个二十三岁的儿子和一个二十一岁的女儿，她倒跟一九七六年的大多数中年妇女一样，少报十岁也瞒得过去。不过在她居住的波士顿和她前来庆贺父母金婚的丹佛，大家都知道她有这么两个儿女。但人们大多不知道另外一个。一九四六年生的那个，她管他叫约翰尼。她把那孩子自小就送人了。

眼下她不愿意再去想他。不想知道他在哪儿，生活得怎么样。不想知道他对她是否同她对他一样好奇。她对自己的儿女一个也不想，婚生的也好，非婚生的也好。也不想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家和自己在东部的生活。她只想重新做个女孩子，做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有生活的意义，没什么隐私。

在自己的老房间里醒来未免不大习惯。知道这儿还睡着一个人就更加不习惯了。除了查尔斯能留下来过夜的日子，平时早上芭芭拉多半都是一个人。而那种美滋滋一觉醒来的情况是难得而特殊的，只有在她能取代安德丽亚，自命为查尔斯·塔伦特太太的时刻才遇得到。

她躺在那张狭窄的对床上一动也不动，尽量不去打扰她姐姐爱丽思。她还记得在丹佛的这幢小屋里和年轻漂亮、众人爱慕的爱丽思·多尔顿同住这间房的情景。回想四十年代中期，她是多么羡慕爱丽思呀。她多么羡慕爱丽思和